第五章 結論

第一節　托爾斯泰與傳統兩性觀之比較

壹、西方傳統、俄羅斯與托爾斯泰對女性的觀念

不論是西方或是俄羅斯社會，在父權制度的規範下，女性的生活皆侷限在家庭之中，被賦予生兒育女、相夫教子的「天職」，還被要求對丈夫忠貞。男權中心思想對女性的標準，與文學、文化中的女性形象相輔相成：貞潔的女性、對男性有助益的女性和自我犧牲的母親被大加讚揚，被描繪成有如散發著光和熱的聖母；而逾越父權制度規範的女性則是庸俗愚蠢，不會有好的下場。女性在這樣兩極典型的影響下，很難找到自己的定位，社會更會以此種二分法來評斷女性的價值。另外，女性在俄國文學作品中經常是用來反映男性的理想或怯弱，甚至成爲政治和社會的議題。[223]尤其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，美好女性的形象十分廣泛，卻也只是用來陪襯，突顯男性「多餘人」的缺陷。對女性推崇的字眼其實只是虛表，不是真正的女性，而是男性理想與希望的象徵。真正的女性則被困在刻版形象的牢籠中，永遠是靜默而被動，任由擺佈。

托爾斯泰對於女性的觀點亦是如此，從他現實生活中所追求、以及作品中所寫的美好女性來看，「屋裡的天使」是他喜好的女性形象，尤其三位他最敬愛的女性長輩所具備的優點：有教養、愛孩子、虔誠、寬容、忠貞與博愛，更是他嚮往在女性身上看見的特質，他的書信、日記中也都強調著這些美德。作品內符合這些條件的女性，例如《家庭幸福》中得到教訓後的瑪莎、《戰爭與和平》中的娜塔莎和瑪麗亞公爵小姐、《安娜卡列尼娜》中的陶麗與吉娣等，最後的結局都是心滿意足地過著家庭生活，正如托爾斯泰所謂「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」。反觀托爾斯泰作品中的負面女性，皆以自我私欲爲重，而不是爲家庭犧牲的「好女人」。

---

[223] Marsh Rosalind, *Women and Russian culture : Projections and Self-perceptions*, New York : Berghahn Books, 1998, p.210.

此外，托爾斯泰對於作品中悲劇女性的描寫，多半是爲了反映社會制度的黑暗面，像是以安娜卡列尼娜和波茲德內舍夫妻子的處境，指責婚姻制度與社會道德的缺陷，以及從瑪絲洛娃的墮落反映了不良環境對人的影響。一如十九世紀(以及之前)俄國男性作家的慣例，文學中的女性多半都附庸於男性的，因此小說中的女性是善是惡，是理想還是墮落，都是依循男性的道德標準來判定。女性在托爾斯泰筆下也向來不是小說主體，都是依附於男性，以她們與男人間的關係來定義她們的角色，[224]即使是貫穿整部小說的女主角安娜卡列尼娜亦然。雖然托爾斯泰對女性的道德是有一定的要求，但是最終目的與最後的期望，仍是在於托爾斯泰自己與社會上。

貳、托爾斯泰的兩性觀特點

托爾斯泰的兩性觀中與眾不同之處，在於特別強調性關係的罪惡，認爲男女間所謂的愛情只是肉體之愛，他甚至曾在日記裡明白寫著，婚姻完全是性需求的滿足，令夫人索菲亞十分痛心。情慾對托爾斯泰來說如魔鬼一般，既使他的良心感到痛苦，但又難以壓抑。在托爾斯泰一系列的作品中，更是一再出現道德與情慾交戰的情節，例如：《謝爾蓋神父》中的神父爲了克制性慾、不犯戒律而砍下手指；《魔鬼》中的男主角因爲痛恨自己無法克制性慾而自殺、還有《復活》中的聶赫留朵夫，爲了贖當年誘姦侍女的罪而放棄貴族的生活享受。女性角色亦有相同的情境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即是最佳的例子。托爾斯泰向來不掩飾在作品中使用與性相關的字眼，這一點也是他與別的俄國作家不同之處。他不但在作品中反映社會道德的黑暗面，同時也不斷提及自己最在意的道德上的污點—無法克制情慾。他曾在一封信中寫道：

> 「犯任何其他罪都不像犯這種罪這樣使我覺得自己齷齪，有罪，因此對也罷錯也罷，我以為這種破壞童貞的罪是對生命最具毀滅性的罪之一……」[225]

《復活》及《克洛采奏鳴曲》等作品關於肉體與情慾的描寫，被許多

[224] Ibid. p.2.
[225] 陳馥譯，布寧著。《托爾斯泰的解脫》。遼寧教育出版社，2000，頁 104。

人指責是骯髒文學，[226]連夫人索菲亞對小說《復活》中聶赫留朵夫勾引瑪絲洛娃鉅細靡遺的描寫都大爲不滿。眾人的誤解令托爾斯泰難過，尤其對妻子索菲亞感到失望，因爲托爾斯泰有關情慾誘惑的描寫，只是要突顯出現實社會中，有太多的罪惡就是因「性」而起。但在索菲亞眼中看來，一個對道德要求甚高，長期齋戒勞動的人，根本不應該如此「回味」過往與女人的不道德關係(托爾斯泰作品中大部分爲自身經歷的描寫)，這樣的人十分表裡不一。托爾斯泰向來認爲女性該追隨丈夫的思想，但就當時的情況看來，索菲亞不但握有家中管理事務的權力，還反過來想主導丈夫的思想，這使夫妻兩人間產生了嚴重衝突，也讓托爾斯泰後來拒絕索菲亞接觸他的日記等手稿，甚至演變成對索菲亞的恐懼，導致他最後的出走。托爾斯泰與妻子的交惡，亦深深影響了他後期的兩性觀，不僅加深了不該讓女性有自主權的意念，還形成了對女性些許厭惡與害怕的心理。

托爾斯泰特有的兩性觀，就是發自於對性的罪惡感。而伴隨著托爾斯泰對情慾的自責，女性成爲了代罪羔羊，[227]必須小心翼翼，才不會成爲男性道德的破壞者。

第二節　女性悲劇命運之癥結

壹、作品中悲劇女性的異同

一、相同之處

在這三部小說中，托爾斯泰皆表達了對社會上不正當男女關係的譴責，而三位女主角：安娜、波茲德內舍夫的妻子與瑪絲洛娃，都因身處道德低落的環境而顯得身不由己。安娜與波茲德內舍夫的妻子，與當時的所有貴族女性一樣，都是在無知的情況下由長輩安排婚姻，所以婚後對自己的生活都有所不滿，又加上貴族間男女不正當關係的盛行，道德敗壞而使

---

[226] 張會森等譯，托爾斯塔婭著。《托爾斯泰夫人日記》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5。

[227] Benson R. C. *Women in Tolstoy, The Ideal and The Erotic*. Urbana: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, 1973, p.3.

她們漸漸走向毀滅的道路。瑪絲洛娃的坎坷命運，也是起因於社會上道德的低落，聶赫留朵夫公爵和其他曾經喜歡瑪絲洛娃的男性，都是利用她來享樂，然後將她拋棄，讓瑪絲洛娃對人性失望，選擇墮落的生活方式。環境使她們三人墮落，也是形成她們悲劇命運的共同原因。

除了環境使然的墮落，安娜、波茲德內舍夫的妻子以及精神復活前的瑪絲洛娃，自身也都達不到托爾斯泰對完美女性標準的特質：貞潔、母性與對丈夫完整的愛。安娜不但背叛丈夫，還恨丈夫；爲了滿足自己的情慾離開兒子，對女兒也未盡職責，甚至不願意再生育以維持美貌，這樣的女性是托爾斯泰完全無法認同的。波茲德內舍夫的妻子不願意親自哺乳，和安娜一樣施行避孕措施，後來更與小提琴家發生曖昧關係，到臨死前對丈夫還充滿了恨。瑪絲洛娃雖然沒有結婚，在她墮落的時期以肉體誘惑男性賺取金錢，並且對聶赫留朵夫也懷著報復的心理。這樣的女性同樣不符合托爾斯泰對女性要求的標準。

二、 相異之處

本論文所討論的三位女主角，皆展現了不同的自主性，其中托爾斯泰給予安娜的自主性最高，讓她在家庭與情慾兩者間作選擇，當她選擇了托爾斯泰認爲墮落的道路後，才開始遭遇到痛苦的生活。《克洛采奏鳴曲》中的女主角則完全無聲，她唯一自主的決定，就是施行避孕，這一點不但令托爾斯泰及她的丈夫厭惡，也成爲丈夫殺害她的藉口之一。瑪絲洛娃的處境可以說更沒有自主的能力，在被聶赫留朵夫拋棄後，不論選擇什麼樣的工作，都難逃以性來換取生活的命運，就連她的復活，都是由於別人帶給她的影響而開始。除了三人的自主性之外，瑪絲洛娃是三位女主角裡，唯一從墮落裡走出的女性，但是當她處在墮落的環境中時，總是刻意不去想自己墮落的原因，也不想自發向善。這一點與安娜有些相似，每當安娜感到對不起自己的丈夫卡列寧時，她就無法思考下去，等到完全看清了所謂男女間愛情的真相，卻爲時已晚，而以自殺結束了生命。至於波茲德內舍夫的妻子，則從頭到尾對自己的「錯誤」沒有任何的理解，就被刺殺了。這些角色與情節的設定，皆顯示了女性容易墮落的特性，也反映了托爾斯泰認爲女性不該主導生活的証明。

貳、托爾斯泰對女性價值觀的轉變

托爾斯泰自幼接觸的女性長輩，都有著善良美好的形象，成爲他日後審視女性的標準與範本。到了大學時期，托爾斯泰因社會風氣的影響，縱情於聲色，將女性視爲玩物，直至二十五歲左右，突然對自己荒淫的生活感到悔悟，開始極力對克制對性的慾望，女性對他而言是一種誘惑，令他又愛又恨。然而在托爾斯泰心中一直有著與理想女性成家的渴望，於是他選擇純潔的索菲亞爲妻，索菲亞也如托爾斯泰的期望，生兒育女、操持家務、盡力幫助丈夫。到晚年索菲亞不再完全順從托爾斯泰，則促成托爾斯泰對女性態度的最後轉變。從托爾斯泰作品中女主角的遭遇來看，亦可分析出他對女性評價隨著時間的不同而改變。《安娜．卡列尼娜》是托爾斯泰四十九歲時發表，他在作品中反映了自己對女性道德行爲上的要求，而安娜卻選擇了墮落之路，顯示他對女性期望的降低。托爾斯泰六十二歲時所發表的《克洛采奏鳴曲》，表明了社會上男女的婚姻，都是爲了性與利益，女性在這篇小說中幾乎毫無尊嚴與價值，被貶到最低點，令索菲亞十分憤怒，也是托爾斯泰夫妻間關係最緊繃之時期。最後托爾斯泰在七十一歲時發表的《復活》，是與《克洛采奏鳴曲》差不多時間開始創作，作品中表現了對人性的期望與轉圜，並且女性也是能夠在精神上有所提升的，只是其提升的程度永遠在男性之下。

本論文以女性的視角，分析托爾斯泰特殊的兩性觀，以及其作品中的悲劇女性代表之意義，期望能讓研究托爾斯泰與性別議題者作爲參考，尤其希望能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「性別與作家」的研究方向有所幫助。